

白田文集卷之二

書

寶應王 巖簞

侯葉明府書

承諭召與講席之末同諸生得荷陶冶實為厚幸自
念少而失學初拘牽帖括不知窮達有命徒馳驅科
舉而數困於場屋既而知實命不猶甘老山林窮居
多暇乃從事古文徒用聊消歲時而已老而思返始
欲求安身立命之地以盡餘年竊嘗有志於聖人之
道而時過後學勤苦難成况仰俯事育之經營生徒

舉業之牽滯勞精憊神欲求片時寡息學周子之主
靜程子之喜人靜坐者不可得因念人生學道亦有
命焉而寡劣如巖實命不猶今已七十遙望道岸茫
在天際終為不著不察之凡民而已不圖執事持大
儒宗之鐸嘉惠江淮振興聾瞶俾有知覺而巖得與
其間非厚幸歟而老病危苦艱於趨走又實命不猶
矣然中心未嘗一刻自外也擬躬詣庭階拜謝以申
部民之禮歲杪未能力疾而來正月獻歲初旬歸來
一炙台光退而私淑或無負高義作成也先以家僕
代躬上候伏惟鑒其意之誠而恕其禮之踈榮幸無

既

答楊鐵星議婚禮書

恭喜表兄以婿家卜既得吉前欲力效微勞稍佐嘉禮心力而徒抱區區悵歎已甚辱詢議今俗禮於古六禮合否吾兄好學虛懷不憚詳考如此今世俗不知久矣無復一人言及敬服敬服弟雖不學而尋恒日用如婚禮則竊聞之矣今世俗禮於所謂納采問名納幣納吉請期親迎無一存者六禮納采問名則請采擇某氏之女以告問名則問生女之母誰氏也女之生月日也兩姓各先告祖考於祠堂而後行禮今有之乎納幣納吉請期則卜之叶吉而行幣聘且

以吉告而以期請又各先告祖考於祠堂而後行禮
今有之乎親迎則父醮子命迎壻至婦家必奠雁女
登車壻御輪三周授綏又告先告祖考於祠堂而後
行禮今有之乎古所謂六禮備而婚姻之道成今不
可謂禮備而婚成矣世俗初聘微近於納采問名之
遺跡而行之則非將娶之禮微近於納幣納吉請期
之遺跡而行之則非况親迎者少亦無復奠雁御車
授綏之事矣弟昔居寶應娶婦其俗猶用親迎奠雁
而其他亦非矣三小兒之娶則弟是日先告祠堂又
使徧拜父母諸尊長而後親迎焉一時邑人以為是

然六禮皆宜告先兩氏俱同而儀禮士昏禮六禮皆用雁也但雁非四時皆有古人以鳧鴈代爾雅曰舒雁鵠則鵠亦雁類故可也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夸鹵之道也今世俗議昏皆先問其家貧富聘金奩物多寡而爭競長矣不知擇其家之善良男女之淑德也昏後之結怨致患所繫不綦大哉且記曰昏禮不賀令有之乎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令有之乎若夫告先之禮尤不可廢故昏家致辭曰某有先人之禮姻家答曰茲順先典如此其重大也古禮之不存豈獨昏姻一事哉吾兄留心及此真復古之漸也自今

聞者必有慕而化者古禮之復必自吾兄始矣不宣

與董文友書

曰手大集諷誦不休烈婦祠記正論確識名教干城
亦世道人心之幸也承面諭當日事得於傳聞之外
者別後即取荒傳更定數語蓋當時傳聞已恨其夫
優柔不能果決致陷其婦於死然未究其本情何如
也故但於贊語論之傳中頗從渾含既悉其陷婦之
情則當據事直書不獨明烈婦致死之由亦以見烈
婦憤鬱甘死之情狀恐世之好為周旋者謂恐傷烈
婦之心竊以為不然古者人臣不幸以身殉國亦各
自盡其當然至於亂君亡國則死義之臣亦不能為

之諱王蠋自言齊王不用吾諫國破君亡是也使烈婦自言其夫之不肖則不可若作者直書之則似不必諱也歸熙甫作宣烈婦碣極言其夫張樹田無人理誠史法也惟幸教之古者婦嫁從夫則姓氏稱謂從夫故謂之烈婦者若以為陳氏死烈之婦云耳惟女子未嫁而死則從父之姓氏婦則不復屬於其父矣故荒傳不稱海而繫於陳也可乎讀大集沈烈女誌銘嘆服中有一事竊疑之願請質焉古者女子既嫁未三月廟見尚不稱婦故已嫁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沈烈

女爭光日月實為兩姓之重故顧氏曰此顧氏之鬼也而請迎葬情也雖然於禮未為得也烈女才許聘耳其實未嘗為人婦也未嘗為人婦而迎葬則用之以既為人婦之禮名與實違且異時其壻百年合乎不合乎不合則無以為顧氏之鬼合則未嘗為人之婦而聚處焉恐其魂魄得無有未安乎其沈氏未知許否若既許而未葬尚須一言止之或足下已有此說而止之從不從未可知誌中不及詳是以竊有疑也迂儒淺見不知可幸否教之

與雷伯顓求先妣傳穆兒墓表書

前日手牘奉答並謝佳詩計已久達僕兀坐泰州無
日不思晤語所懇為先母立傳穆兒墓表哀控已久
然不敢迫促者以此實藉以不泯必須吾兄從容盡
力經營而吾兄於僕之母之兒之文必將加意追琢
也先母讀書好義痛孝自成之變國破君亡以憂勤
之主而死日夜哭泣不休遂勉愚兄弟退處修身甘
老飢餓蓋備嘗艱苦鄉黨咸服高風咸以和靖之母
見推公論已久吾兄所同也獨僕恨不足媲美和靖
耳亡兒則僕不可譽而吾兄為父執素習其人其文

詩則篇史令謀刻之非吾兄為此二作恐後易湮沒
幸即為之前已具先母狀亡兒權厝誌奉覽矣伏維
留神感激不勝

答魏和公書

前河干握手惆悵別經兩月日切思存以僕之思兄
即知吾兄思僕不異也札至知北行有期遙望馬塵
心目馳送耳僕迂拙性成不事生產終歲僕僕賃畚
廡下歲首出門飄泊動易寒暄視古之種柳采菊尚
有三徑者其難殆數倍矣將來不知稅駕何所是以
屢動良友歎念也僕謂君子處世既甘廢棄無用所
可為者友生一道及在門從學相與講討經術切摩
世務平生學古懷道不得用於身則必托於人蓋得
其人而言行即道行也淹留郡城頗有朋友之樂諸

子聚業多一時知名之士晨夕過從談辯笑言不倦
雖家人婦子飢寒疾苦不暇計也所恨旅食從人時
祭不得躬魚菽之獻徒自知罪責耳吾兄德業文學
令人所少且君家伯仲自相師友而敦篤古道朋友
之義賴以不墜交遊中指不數屈僕深服膺然而難
合易離切磋砥礪從朝夕奈何僕為友人所托勉著
歷代典志畧事頗煩勞書成粗有補於世獨不得
吾兄訂正用是歉然承命為尊君先生立傳萬不敢
忘小暇即措思以寄令兄冰叔有家書否近況何似
念之念之使旋率復不宣

寄魏善伯冰叔和公書

往者辱昆仲教愛或談心寺樓或過從斗室既伯季
道邗上夜矣卒急惠臨一見而去不及報謁悵焉至
今以相知之深而邗江負水置書無郵反似今人交
情見則綢繆過則已焉勢之使然良可歎也昔拜命
之辱為尊府君先生立傳今蓋三四年矣不一日忘
也史學絕響久矣自左氏司馬氏班氏而後子姓曾
雲數千年間不過退之永叔介甫三數子尚或為小
宗或為別子以眉山父子之才而不得望其門戶難
也僕之孤陋何足語此僕讀原傳竊有所疑敢與丘

先生諸君子一商之非工史法也非文章也僕聞古
者為親者諱天民先生之叔父雖與生我有殊然
諸父父也兄弟之子猶子也疏廣叔父也受姪也自
稱父子女古之人皆然叔父袖鐵欲殺從子其凶忍不
慈不待言而先生孝事諸父不幸遭此則事後宜不
忍復道也始何以致其奇怒既何以必用防衛似非
事叔之道也及觀進金講解則是怒猶可解也倘能
解於其初則防衛可以不必矣且進金之外未見有
自反謝過之美竊意孝友如先生當時處此必自有
道而今所筆之於書者徒見叔父之不慈而又無以